



祖母的蓝围裙

◎童国华

我见到祖母时,棉田
洁白一片,蜿蜒的岁月
绕过童年,天边一望无际
我的小手把所有棉花
都举过头顶,踮起脚尖
要把喜悦小脸蛋
送给天空白云的家里

那时,祖母的慈爱
和天空一样大,天上
有棉花,地上有棉花

祖母是大一点的棉花
我是小棉花
被祖母摘进围裙的小棉花
都不会随风飘走

往后,只要是晴朗的日子
天空的蓝围裙
都会打开我的记忆
就像是祖母带我回到棉田
包裹里,洁白的棉花
一朵接一朵

飘过我童年的小村子

今天,我的小村子搬进了
高楼

童年的小棉花变成小蝴蝶
在光阴中摇曳不定
祖母的额头由棉花又
变成了故乡油菜花:回到

天空
撕下一页遥不可及的风景
蓝围裙里的流云如白驹过隙

陪伴

◎吴有涛

紫琅诗会

我也成了足球迷

◎宋继高

真没有想到,我在年逾古稀的年纪竟也成了足球迷。

在过去长达70多年的人生岁月里,我从未看过足球赛。我下意识地认为,足球狂野、不理性,球迷神经质、不成熟,有时场上还会出现球员与球员间的肢体冲突,场下也时有球迷斗殴,加上足协领导、球星们的银铛入狱,都使我对足球没有好感。

迷上苏超,是从6月29日南通对决宿迁那场“海门之战”开始的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足球比赛,也是第一次与足球的近距离接触。

在持续升温的“苏超热”中,在南京PK苏州、淮安鏖战常州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,在一票难求的巨大冲击里,我开始热切关注南通迎战盐城的“王位争夺之战”。此战主场在我的家乡如皋——如皋“支云”队的发祥地。早就耳闻苏超球票与刀郎门票一样一票难求,甚至其热度还更高些。刀郎演唱会传出30万人、50万人、80万人抢3万张门票的情况。而这次的南通与盐城之战显示有136多万人抢票,所以我早早布局,发动我认为脑子灵光的所有同事与朋友时刻准备抢票,他们说,好几部手机都准备好了,就等开票那一刻。

然而,7月14日20:00第一次开票,秒光。我的抢票团队一票未中。听说17日还有机会,我再次增加了抢票人数,终于抢到了一张,我获得了第二次现场观赛的机会。

一枚小小的足球何以蕴

藏着这么大的能量?我为什么会在古稀之年迷上足球?

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那么我为什么会爱上足球呢?我想,从社会属性看,首先还是苏超的强大魅力,苏超“十三太保”之间各种各样既相互对立又符合逻辑的“梗”,各城市对决中那种舍我其谁、雄风万里的拼搏、决绝,以及不得不面对的种种不甘、无奈和遗憾,都极具感染力。更重要的是,看苏超球赛无须远涉重洋、万里奔波,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。所有这些都让足球赛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进入了我的视野。

从个人层面看,苏超所展现出的精神正好激活了我潜意识里的那种永不放弃、永不屈服的血性。当前形势下,求生存、图发展,谁的面前不是一条艰难困苦的路?在这种态势下,我们需要足球的那种你争我夺的拼抢精神,需要足球的那种速度与激情。原来,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呼唤着、期盼着一种新的能量和新的希望。苏超的横空出世为我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撑和战胜困难——一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原动力。

是的,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!一支军队需要“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”的气概;一家公司需要“泰山压顶不弯腰,困难面前不低头”的意志;一个人需要不忘初心,勇往直前的勇气;同样,对一支球队而言,需要一种敢打敢拼、勇抢勇夺的顽强作风!

现在,我终于明白了苏超

一票难求、万人奔赴的现象背后所蕴藏的巨大能量。那里面饱含着热切的期盼、决胜的勇气、坚定的信心,还有耐力与谋略。苏超已超越了十三城之间的足球比赛,升华为一种集体意识:锚定目标,永不放弃,永远向前!这种力量正是我和我的团队所渴求的。

其实客观地说,我还算不上真正的球迷。仅凭现场看过两场比赛,远未达到那个“资格”。真正的球迷,眼眸为足球而闪亮,呐喊为赛场而激昂,灵魂被足球精神深深烙印。他们远不只是观众,更像一群以球场为殿堂、以球赛为仪式的现代朝圣者。他们的忠诚近乎信仰,不因胜负而移。就像常州队虽屡战屡败,仍有无数球迷不离不弃,高歌支持——这种爱是无条件的。全球球迷有其文化共性,又在各地衍生独特表达,如南通的狼图腾、盐城的麋鹿角、淮安的战马、常州的金龙……这些都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鲜明烙印。

与他们相比,我连一个“准球迷”都算不上,但这不影响我对苏超的热情、追随和喜爱,不影响我对苏超的狂热、投入和关注。能不能成为球迷不重要,是不是真正的球迷也不重要,参与最重要。苏超还要打下去,我将尽一切可能追随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,从中汲取力量、勇气与信心。在人生这条充满荆棘的征途上,我将如球员般不断奔跑、追逐梦想,永不言败、永远向前。

心窗片羽

捞水草种菱角

◎龙水

春夏以来,气温攀升,我家旁的小河里水草如脱缰的野马肆意疯长。曾经澄澈的水面被水草盖得严严实实。每逢雨天,河面上漆黑一片,乱蓬蓬的水草犹如无数根纠缠不清的黑线;待到晴天,那些蠕动的水草又好似数不清的蚯蚓,看得人浑身发怵。

看着被水草“吞噬”的水面,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萌生:自己动手,权当活动一下筋骨。我把想法和妻子一说,她欣然赞同。5月底的周六中午,在外甥女的联系下,我们来到一户农户的竹园,精心挑选并砍下4根笔直的长竹竿。要知道,人工清除水草,结实、有韧性的竹竿是最关键的工具。我扛着“武器”回家,连午饭都顾不得吃,便赶到河边,开始了这场水草攻坚战。

我伸出两竿,呈“八字”形分开,用力将其掀至水草底,随后慢慢收拢,边收边顺时针搅动。我握紧竹竿往上一拉,水草便被带出水面。将竹竿置于岸上,前部着地,两手抓住根部前后抽动几下,挟裹着泥水的水草便成了我的“战利品”。两小时后,衣背湿透的我终于将靠我家这边河里的水草清理干净。

周日清晨,我又带着竹竿来到河对岸。或许是头天消耗了太多的体力,仅清理了约20米便腰酸背痛,手上还磨出两个大血泡。我实在支持不住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妻子见状,接过竹竿。她动作娴熟如行云流水,一团团水草被捞起,又被整齐堆在岸边的玉米根下。一个早上的工夫,我和妻子将对面的水草捞了上来。但是,河的中心地带,尤其是西侧的河中心,还有一大团水花生长得枝繁叶茂。我向来秉承“要么不做,要做就做到极致”的原则,当即下定决心,誓将这些“残余势力”一网打尽。

趁妻子午休之际,我穿上反穿衣和短裤,从家门前的水桥下到齐胸深的河中。河水还带着凉意,我忍着不时被玻璃、砖瓦等碎片割破的疼痛,艰难地接近河

中心。一个多小时后,河中心的水草被清理干净,我终于来到那片密密麻麻、在阳光下泛着光泽的水花生区域。

此时,妻子循声而至,见我下河,很是心疼,急忙跑回家拿来钉耙递给我:“用这个把水花生拖到岸边,我再捞上来。”我举起钉耙用力砸向水花生,可它异常结实,一耙下去只拖上来一小把断裂的茎叶,而偌大一片水花生纹丝不动,宛若磐石。

我调整位置,高高举起钉耙,狠狠砸向其顶部,就在我用力向后拖时,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——一条灰黄相间、足有1米多长的水蛇从水花生里窜出,又摇头摆尾地钻进了草丛。我强压下内心的恐惧,紧紧握住钉耙,身子向后倾斜,拼尽全力拉扯。终于,那团庞大的水花生开始松动,跟着我的钉耙缓缓移向岸边。妻子眼疾手快,挥起另一把钉耙,将水花生一点点往上拖。不一会儿,岸边的水花生堆得足有一人多高。

在我俩的通力协作下,这条在我家地段有50多米、曾被水草盘踞的小河终于华丽蜕变,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清凌凌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碎金般的光芒。看着眼前的成果,身上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,就连我脚上被划破的伤口也不觉得疼了。

洗完澡后,我打电话四处打听,得知一位朋友的丈人家河里刚有长出水面的菱角藤。第二天下班后,我和朋友驱车前往,捞回了满满两桶菱角藤。热情的大嫂还教了我种菱的方法。妻子和侄女整理出一根根菱角藤,将七八根藤扎成一束,在藤尾系上一块小砖头,这样既能让菱角藤扎根水底,又能防止被风吹走。我则负责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投进河中。

暮色渐浓,月光如碎银般洒向河面,小河迎来了新的“居民”。一簇簇菱角藤浮出水面,四方的叶子层层环绕着菱蕊,与河水相依相伴,构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的田园画卷。

江海风物